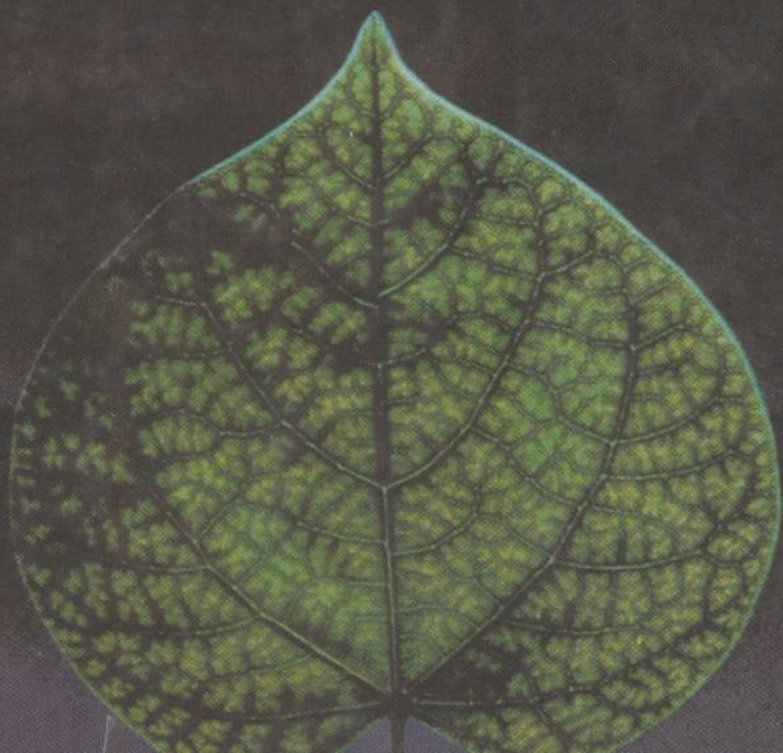


一份缘



妮

一份缘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一 份 缘

李 兰 妮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插页 123,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400册

ISBN 7-5360-1084-2/I·970

定价: 2.80元



作者简介

李兰妮 祖籍黑龙江,广东生广东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作家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池塘边的绿房子》等。

内 容 提 要

在淡淡的韵味中，温着暖暖的人情味，似乎淡、单纯、漫不经心，实则潜在一种思考与知性，这就是李兰妮的散文。在这个温婉柔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敏感、坦诚、热情而不失矜持、看似柔弱实则坚强的女性的心灵的坦露。她的文字飘逸又满蕴情感，具有独到的魅力。

李兰妮是我省的青年女作家，她的小说和散文深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本书是她的第一本散文结集，主要收入《一个“南蛮子”眼中的北京》、《海南的故事》、《京城纪事》、《冬梦南园》、《送我一个浓浓长长的秋》、《港岛人物素描》、《三十岁的女人》、《深圳大学速写》等八组系列散文。

握住这一份缘（代序）

去年初秋，斯英琦先生抽空看了我这几年的散文作品，对作品进行了深入肌髓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选送散文时，应他之嘱，我在部分作品背面随手写下了一点文字，对写作前后的心态略加说明。现在，我把它们抄录在此，作为我第一本散文集的代序。

《初次见识澡堂子》

到北京后，初进澡堂子有点不习惯，但好奇心让我盯着周围的人使劲看。有时很吃惊地盯著某妇人肚子上的肥肉，心想，怎么这么多油？哎呀她肯定很难受。有时久久打量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觉得很美、很耐看。澡堂里难看的人穿上衣服会增色许多；澡堂里好看的人穿上衣服会平庸一些。

那个小男孩坐在澡盆里吹红色的小喇叭，让我牢牢记住了那一抹红色。

《马路上交朋友》

在北京，几次遇到男孩子上前来搭话，要求交朋友。有点害怕，又觉得有趣。

很喜欢广场的大，喜欢站在广场望蓝色的天，人很渺小，很孤单，但又有点甜甜苦苦的……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很喜欢那首儿歌，小时候常拍着手边唱边蹦，却有口无心。后来在北京的广场上忽然想起了它，记得清清楚楚。

《知青墓地》

离开海南岛12年之后，重返那块土地。沿路采了一大把野花，搁在一个一个知青墓前。回穗后，生病了。病中写这篇散文。很想哭，但没有一点眼泪，心里很烧。有好多话要说，但说不出来。颇沮丧，怀疑手中的笔，一次次想扔这支笔。改了两三遍，话儿仍在心口堵着，好累。不再想这篇文章。莫名其妙的病，断断续续病了两年。

《冬梦南园》之一

那年南京好像没有秋，冬天一下子就来了。没有思想准备。

小旅社叫我不安。深夜，小巷里总传来一老人的呻吟，象哭又象唱，拖着长声。没有入理睬，而白天那里却人声喧闹。那呻吟很无望，并不是吟来给人听的，是吟给自己听的。一个雪夜，呻吟声停了，夜里加倍觉得冷。第二天一早陆陆续续有哭声。总觉得哭声有点假。心里默默送过寂寞离去的老人。

《冬梦南园》之二

放寒假时，回到广东，觉得阳光真好。每天上午漫无目的地在中大校园里走来走去，晒太阳。心里有种想哭的感觉。觉得只有写点什么，心里那股寒意才能流出来，渐渐散去。

喜欢还有点暖气的茶叶蛋。吃下去有点满足感，又有点不满足感。油灯那点桔黄真好，寒夜里一丁点儿安慰吧。

《冬梦南园》之三

南大校园有种灰色基调，一种伤感、永恒的灰色。很想走进去，却知道，融不进去，永远不可能被这片灰色所拥抱。只有银杏树叶给人以安慰。它是黄颜色的，似乎乐意让人融进去。

《鼓楼听琴》

刚过完一个有暖意的金陵的秋。记得那点阳光。很珍惜，知道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秋天。知道它的匆匆，留不住，可遇不可求。

不忍心踩那些梧桐叶。知道它们会疼。

忘不了那胡琴声。当时我站在小树林里，望对面山岗。很想看清楚拉胡琴人的模样。看不清。我只好静静听，用整个儿心去听，

《南园吼歌》

那一个深秋特别喜欢《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天已有些

凉意寒意，中午站在广播喇叭下晒太阳，歌声道出了心里的一些什么。曾收集好几种别致的秋叶寄走，却没反应。有些惆怅。

夜半，躺在被窝里，听宿舍区那些破嗓子吼歌是一种享受，觉得小子们挺傻，但傻得有趣儿。

秋天应该是“很想人爱我，很想我爱人”的季节。

《秦淮画舫》

这篇散文是第二稿。觉得秦淮河很难写，表达不出心里那许多感受。现在仍觉得写得很拘束，放不开。

有一种叹息是不出声的。它很深沉，悄悄地从心底里缓缓逸出。

头一回见秦淮河很失望，还有些心疼。但不知道秦淮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喜欢坐在河边喝茶谈心。多去几回，多喝几杯茶，心里就渐渐平静了。

没见过过去的秦淮，也猜不出将来的秦淮会是啥模样，我让自己平静地面对今日的秦淮。

《木蒲桃》

写这篇作品前后，有很长时间的沉默。几乎每天都想读读佛经。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木蒲桃的果，忽然很怀念它的味道和色泽，接着想起了老树。那年八月间特意去看那棵树。当时它结了满树的果，落了满地的果。颇冷寂。

写它的时候，心里似乎很静。这种静是相对的静，对外

界感应的静，不受干扰。喜欢冥想。缩在中大校园里，有时翻翻金庸、古龙的小说，有时坐在阳台上，一小时一小时看云看天。

心里有种麻木后的初醒，尚未完全醒来。周围是木蒲桃的鲜味，可以清心。眼前会晃动一个十二、三岁女孩儿的影子，光着脚，可能是木蒲桃精，粉红色的精灵。

这篇散文第一次发表时，编者作了少许删节，并加了一个结尾。这次收入集子的，是原文。

《田》

作了一个梦，水中有红色的珊瑚花。起床后，点燃三枝香，写下心里要说的话。心里很透明，很清静。写完后闪过一个念头：别写了。没啥要写的。

.....

写了几年散文，仍觉得不曾入门。常苦恼，好多想说的话总写不出来。常胆怯，不知自己到底写了些什么？

这本散文集要与读者见面了。我在此深深行礼：敬请诸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在此，衷心感谢易征先生、范汉生先生、李士非先生、谢日新先生对这本散文集的关注与支持。

在此，衷心感谢一直关心我鼓励我写作的读者朋友，我会永远珍惜这一份缘。

李兰妮

1991年中秋前夕

目 录

握住这一份缘（代序）

· 系列篇 ·

一个“南蛮子”眼中的北京人	1
初次见识澡堂子	1
“站”车的经历	4
马路上交朋友	7
海南的故事	11
阿傻	11
小愣子	19
知青墓地	26
京城纪事	32
蹬三轮儿的汉子	32
10月1日的夜晚	38
郊外人家	43
冬梦南园	50
客舍	50

暖灯.....	55
银杏树.....	60
送我一个浓浓长长的秋.....	65
鼓楼听琴.....	65
南园吼歌.....	70
秦淮画舫.....	75
西餐故事.....	79
秀发如云.....	84
港岛人物素描.....	89
香港一老板.....	89
香港一作家.....	95
香港一模特儿.....	101
三十岁的女人.....	107
无风絮自飞.....	107
“她家哥哥”.....	110
那是在春季.....	113
窗台上的月光.....	116
沙参玉竹煲老鸭.....	119
深圳大学速写.....	122
乡下来的少年.....	122
书亭经理.....	125

• 独立篇 •

一个广州人.....	129
------------	-----

画家快照.....	135
春暮.....	141
春日巴士.....	148
酒镇闲话.....	153
致秋天里的人们.....	157
新故事·老故事.....	165
说荤道素.....	173
木蒲桃.....	177
樱花·鸡鸣寺.....	181
一份缘.....	184
田.....	189

一个“南蛮子”眼中的北京人

初次见识澡堂子

几年前，一个北上求学的男孩子曾对我说起过澡堂子：

“那可是北方一大特产！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统统以人的自然面目，纵身往一个大大的热水池里跳。”

于是，我脑海里忽地浮现出一口黑乎乎的大锅，一只只白生生的大饺子着了魔似地自个儿往锅里蹦。

3月，我到北京进修，报到的第一天就遇上有人招兵买马：“谁去澡堂子？”

南边来的同学中，当即有人表示：提桶水到厕所洗罢了。宁可伤风，也不去那种鬼地方。

多数人则是情不自禁，相视而笑。往上翘起的嘴角上，一头挂着诡秘，一头挑着俏皮。

“我去！”此时，我大有反封建勇士的堂皇架式。

我们去的是附近一家热电厂的澡堂子。

外屋，满墙衣褂，遍地鞋袜，五彩缤纷。

里屋，几十把“莲蓬头”下面，一览无余。

“哟，我的老姐姐，您也来了！好些日子不见了。”

“可不。要不是洗澡，咱老姐妹还见不上面呢。您自个儿来的？”

“还有我那三丫头和小外孙女儿。我说，您可是发福了。”

没想到澡堂子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同伴不知哪儿去了。我不敢用目光向周围仔细搜索。我既怯于盯着别人；也羞于正视自己。

是什么滑溜溜、软绵绵的东西蹭了我一下？我摸摸鸡皮疙瘩骤起的胳膊，睁大了惶恐的眼睛。

这不是我的同伴吗？

“不得了。我碰到个人好野蛮。叫我帮她搓背，搓了十几遍，她还不放过我。”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看见了一副印满浅黑色疙瘩的瘦脊梁。

“后脖子还没搓呢。”那人叫了起来。

同伴万般无奈地走了过去。

只见那人双手张开，撑在一条木工凳似的长条板凳上，头朝下，全身放松，不知已经进入到什么境界中去了。

一秒、两秒……八秒、九秒——我想打抱不平——那副脊梁挺直了。

“该我来帮你搓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经以我同伴的腰为分界线，先是一寸一寸地往上推进，然后一遍一遍地往下刷至脚跟。毛

巾过处，一片赤红。可见一缕缕细细的淡灰色泥条逐渐变长、变粗、断裂、滚落。

“要我给你搓搓吗？”水雾中晃动着一张温柔的脸庞，眉毛极黑，双颊红艳，虽白但很有血色的皮肤上聚着晶莹的水珠，使人想起夏夜池塘里一朵粉荷。她大大方方站在我眼前，用一把玉色长梳梳理着湿漉漉的齐脖黑发。

我屏住呼吸。我仿佛看到了“真善美”三个字的具体化身，只有对这血肉之躯充满自信的人，只有心无邪念、清纯剔透的人，才能释放出如此美丽圣洁的光晕。

我何必躲躲闪闪、畏缩慌张？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坦然了。

“我不习惯搓背。要我给你搓搓吗？”

“谢谢，我已经洗完了。”

我和她含笑行着注目礼。我在想：我在哪儿见过她？否则，怎么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与人之间若能不时萌发这种感觉，人活在世上一定会轻松许多。

“呜——呜——”

嘿，对面“莲蓬头”下站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他的母亲给他揉搓着肉乎乎的小身子，他则鼓起腮帮子，吹着塑料的红色小喇叭，用天真无邪的眼睛平静地接收面前的一切。

我真羡慕这个吹着红色小喇叭的男孩儿。

“站”车的经历

在北京“站”公共汽车可得有点本事。

一次，在大北窑等52路车往南礼士路赶一场电影。车一来，我和两位同学不由紧张起来。车上很拥挤，等车的却有好几十人。苦斗几分钟，我总算站在车厢里了。代价是失去一枚玉色兰花胸针。那本是件珍贵礼物，早知结果如此，我会断然放弃那场电影。然而，有时候得与失，往往不容你自己选择。

车上，不用不着抓扶手。我不由得想起了学校对面那家面食的锅贴。车不开，因为还有人没上来。扎马尾辫的售票员坐在座儿上指挥若定：“快上、快上；车上的同志请往里挤挤。”

“还能上人呀？挤死人啰！”我的一位广东同学大叫起来。

奇怪，为什么没人响应？

在广州，公共汽车上只要人满得差不多了，你就别想再往上挤。售票员会大喝一声：“下去！等下一辆车。”若是